

— 夜

鮑·高尔巴多夫著

門 崗 譯

一 夜

[苏]鮑·高尔巴多夫著

門 崗 譯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

• 1 9 5 8 •

内 容 提 要

本剧是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某寓所里一夜間所发生的事件。

1942年晚秋，北高加索某城处于危急关头：德寇接近了市郊，时刻有冲进城内的可能。机关、学校紛紛撤向后方，留下来的市民面临着死亡的威胁。

巴哥的塞夫家就住在这个城市里。他家里除了自己亲人以外，还住着房客——記者克里沃哈茨基和商店主任諾沃瑞洛夫夫妇。

就在这一夜，这寓所里形成了两股水火不相容的敌对的力量——一个是以老巴哥的塞夫为首的捍卫苏維埃政权的陣营，一个是以記者克里沃哈茨基为首的投降敌人、背叛祖国的陣营。

巴哥的塞夫一家宁死不屈，准备反抗；克里沃哈茨基却組織代表团，准备迎接德寇。

城外的战斗十分激烈，屋里的两股力量在对持着。

难忍难熬的一夜终于过去了，原来德寇已在城外被苏軍击潰。叛徒克里沃哈茨基的美梦沒有实现，但他的丑恶的原形却彻底暴露了。

登場人物

巴哥的寡夫·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 巴哥的寡夫家的家长，鑄鉄厂的工长，六十岁，老当益壮、躁急易怒的老头。（簡称馬克辛）

瓦西里·馬克西莫維奇 他的儿子，三十九岁。工厂里的技术員，如今是現役軍的营长。（簡称瓦西里）

索非婭·巴夫洛夫娜 瓦西里的妻子，三十五岁，婚前曾一度当过繪图員，如今做了母亲和家庭主妇。（簡称索尼婭）

聖力卡 她的儿子，十三岁。

瓦丽婭 瓦西里的妹妹，共青团員，大学生，二十岁。

波丽娜 索非婭·巴夫洛夫娜的妹妹，是个风韵佳丽的女人，三十来岁。多次疏散后一直寄居在巴哥的寡夫家。

克里沃哈茨基·彼得·彼得洛維奇 巴哥的寡夫家的房客。地方报社的采訪記者，五十一岁。（簡称克里沃哈茨基）

諾沃瑞洛夫·雅果夫·馬特維也維奇 巴哥的寡夫家的街坊。屋頂小室的住客，商店主任，四十一岁。（簡称諾沃瑞洛夫）

留霞(奧丽格·費多洛夫娜) 他的妻子，二十六岁，是个頗有风韵却又散漫成性、肥胖懶惰的女人，穿着长衫。

拉丽莎·达尼洛夫娜 她的母亲。这位太太在青春盛年时代有过一段錯綜复杂的历史。（簡称拉丽莎）

維金卡 市蘇維埃秘書，二十七歲。

馬爾克·巴戈達諾維奇 軍醫，四十歲。（簡稱馬爾克）

負傷的中尉。

負傷的戰士。

巧爾尼赫

布洛霍洛夫

謝里維爾斯多夫

} 年紀不輕的西伯利亞戰士。

瓦西里營里的一名戰士。

地 點

北高加索某城市。

時 間

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夜。

第一幕

巴哥的塞夫家。这是宽敞暖和、陈设齐全的寓所里面的一间大穿堂。这座房子是老工长自己积年累月建造起来的。战前他们勤俭持家，日子过得满舒服。多少年来家里的东西有增无减，因此家具杂物都带有巴哥的塞夫家老少几辈——祖父、父亲、儿子、孙子的印迹。莫斯科木器厂出品的书架近旁立着一口古式大肚子食器橱，扩音器①近旁放着带喇叭筒的留声机，喇叭筒是蓝色的，缀着红线条。这里有儿子瓦西里用过的小绘图桌，屋角上有儿童用的地球仪和穿在皮带里的少先队员小鼓。食器橱上有索尼娅编织的花边，现已百折烂绸半旧不新了。

墙上挂着许多照片。家长青年时代的肖像：紧紧卡在脖子上的浆硬领子，两撇尖如矛头的小胡髭。一张巨幅照片，上面是鑄铁厂开工禱告式的情景。几张索尼娅和瓦西里少年时代的肖像。另一处单独挂着一张瓦西里穿着中尉军装的单人相，相片上他才二十三岁。

战争致使巴哥的塞夫家拥挤杂乱，一座宽阔安适的宅子居然变成了露天野营。一切都乱糟糟的——不论是人或是杂物。

① 在战争时期没有收音机的家庭均设有扩音器，用此收听地方电台的广播。

地板早就沒有掃了。这个穿堂原来是飯厅，如今成了巴哥的寥夫老人的寢室。舞台深处的門通向索尼婭的房間。現在她、瓦丽婭、波丽娜和孩子們全都住在那里。右角上的玻璃門通向晒台。樓梯通向屋頂小室。那里住着諾沃瑞洛夫一家。他們的房子被炸彈燒毀了，現在作为巴哥的寥夫家的友邻搬到这里来住。

樓梯底下的房間很早就住着单身汉彼得·彼得洛維奇·克里沃哈茨基。虽然他在这里住了好多年，但老巴哥的寥夫一直称克里沃哈茨基为“外乡客”。这是老人在当年出于慈悲心把他收容下来的。左首門通向从前属于瓦西里的房間。現在这里住着軍医馬尔克·巴戈达諾維奇。

幕启时，馬尔克·巴戈达諾維奇在自己的房間里收拾手提箱。他的房門洞开着，門旁站着索尼婭(索非婭·巴夫洛夫娜)，她神情緊張。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在舞台深处重步重步地来回踱着。克里沃哈茨基冷得縮成一团坐在爐旁，他偶尔往爐子里添加些劈柴。

大家沉默无言。从这宁静中可以听见大炮在远处闷哑地轟鳴。

初冬的薄暮透过玻璃爬进室内……

[馬尔克·巴戈达諾維奇沉重地哼咏着拿出自己的手提箱，放到門檻上，然后直起了身子叹息着。

索尼婭 (小声地)这是……撤退嗎？

馬尔克 (惶惑不安地)不!这可談不到!仅仅是医院的轉移……呃……根据战略的需要。

索尼娅 (悶悶不乐)不,您告訴我們实話吧。不折不扣的实話。你們軍人为什么总是不肯對我們說实話呢?

馬尔克 (沮丧地)我說的是实話……(四下望了望,叹息)要知道……我并不愿意走!习惯了。我們在你們这儿駐扎多久了?

索尼娅 两个月。

馬尔克 是的……在哪儿也沒呆过这么久。我一定会想这墙上的壁紙……想您的寥力卡。(戏謔地)想你們爐子縫里的蟋蟀。从前它們不讓我睡覺,可是現在沒有蟋蟀恐怕还要睡不熟呢。习惯了。(走到爐前,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敲敲)喂,怎么样,蟋蟀同志?告告別吧?(傾听。然后既幽默又感伤地)听不見动静!

[索尼娅露出病态的笑容。

馬克辛 (憤憤而言)別說蟋蟀的动静,就連自己的动静現在也听不見了。喏,在奏乐呐!(指指窗戶。可以听到由远而近的隆隆声)

馬尔克 (神經发作似地看看表)我想再看一下您的小姑娘。

索尼娅 (甚感謝意地)請吧,医生。

[二人走进索尼娅的房間。

馬克辛 (走近医生的房門口，嘮叨地)弄得这么脏，这么脏……就走了！房客！单說牛奶喝了多少……全都免費！

克里沃哈茨基 (把一块劈柴添进爐里，小声地)輜重車队是一切的禍根。

馬克辛 什么？

克里沃哈茨基 我說，輜重車队。从战争一开始我就沒見過坦克大炮。尽是輜重車队，輜重車队！整天不停地穿过市区，滾啊，滾啊……如果相信历史学家的話，那么就是拿破侖也是被輜重車队葬送了的……

馬克辛 (用拳头向窗外威吓)畜生！畜生！

[突然从扩音器里傳來广播員焦躁而又激动的声音：“公民們！公民們！在本市处于緊急状态的这些日子里，地方防空司令部要求你們絕對保持鎮靜和維護秩序，遵守灯火管制。”]

馬克辛 (恶毒地大笑)这就是灯火管制。(指指窗戶：那里是一片火光)

[广播員的声音：(焦躁而匆促地)“公民們！公民們！要保持鎮靜。”]

馬克辛 (大叫)把他的喉嚨堵上，彼得·彼得洛維奇！用抹布堵上！

[克里沃哈茨基朝扩音器扑去，把它擰閉。]

三

〔馬尔克·巴戈达諾維奇和索尼娅上。〕

索尼娅 (忧虑地) 医生, 她的病加重了吗?

馬尔克 (惶惑不安地) 不, 为什么这样说呢? 身体状况……
呃……正常。(对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微笑着) 您的孙女
好乖呀! 刚才她用一双蓝色的小眼睛盯着我问道: “您
是不是因为害怕德寇才走呢?” 小姑娘真可笑! (难为
情地笑着)

馬克辛 您就应当这样回答: “是啊, 小姑娘, 我害怕德寇。
我害怕! 所以才东逃西窜。象一只老鼠……” 就是这么
回事!

索尼娅 (責难地) 您这是何苦, 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? 怎
能怪他呢?

馬克辛 怪所有的人。所有的人。可是遭殃的只有我們。
(一揮手, 轉向窗戶)

馬尔克 是的……当然……也怪我。其实……(挽起索尼娅
的手, 引向一旁。說話时看也不看她一眼) 其实, 我看, 最
好……呃……以备万一……(焦虑不安地) 假如你們也
和我們一起去怎么样? 啊? 这可是个主意!

索尼娅 (一怔) 您这么想嗎?

〔靜場。馬尔克·巴戈达諾維奇垂下了头。〕

索尼娅 小姑娘怎么办? 她一路上能受得了嗎?

馬尔克 是啊……很复杂……可是……

索尼娅 还有瓦西里·馬克西莫維奇……他就在附近……

在城外。前天他的营里还来过一个人呢。他能抛弃我們嗎？能抛弃妻子和孩子嗎？（哭泣）

馬尔克 那当然，不要难过啦！这又当別論。反正我的救护车还要留在城里……呢……坚持到最后。我留話給司机們。（立刻着了忙）那么，再見吧，再見吧！不，不——一定要：再——見！一切都会好的！（想拿起手提箱，但克里沃哈茨基搶先扑了过去）

克里沃哈茨基 我来吧！

馬尔克 您別客气，我自己拿……

克里沃哈茨基 不，还是我拿吧。（冷笑着）不是因为溜須拍馬，是为了安定民心。（小声，用暗示的口吻）軍人拿手提箱很不方便……在这种时候。（拿着手提箱走到門前）

馬尔克 （局促不安地）是啊……总是这样……虽說不怪我，可是……总觉得于心有愧！（稍停）再見吧，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！

（巴哥的塞夫連身也不轉。

馬尔克 請原諒！

〔靜場。医生走到門口。索尼娅跟在后面。他在門口止步，把索尼娅的手拿在自己的手里。〕

馬尔克 （激动地）您是个好人啊，索非娅·巴夫洛夫娜！謝謝您。（俯下身子，吻了一下她的手，匆匆而下）

〔索尼婭茫然若失地目送着他。〕

馬克辛 (大叫)門，关上門！……这不是夏天！（自己跑到門前，把門关上）这些房客！

索尼婭 (因他而感到尷尬)您怎么这样呢，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！

馬克辛 什么这样，这样？……又惹着你們了？我知道。这个糟老头子，啊？虐待了你們，啊？……

索尼婭 上帝和您同在，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！

馬克辛 我全知道！我呆在你們这个地方。（指指喉嚨，然后一揮手）唉，去你們的吧！（走到窗前）

四

〔克里沃哈茨基在阳台上出現，他背着观众摆手，与离去的医生告别。汽車声。〕

克里沃哈茨基 (大喊)回来見！还回到我們这儿来……一定到我們这儿来！我們欢迎！

〔汽車离去的聲音。〕

克里沃哈茨基 (进屋，說話时茫然地微笑着)医院开走了……开走了。开走了。

五

〔塞力卡拚命地跑上。〕

塞力卡 (从門口)媽媽! 我們家對門停下了一輛電車……

索尼經 (不明白,但大驚小怪地)怎么停下了?

塞力卡 停下不動了唄。走着走着,剛好走到我們家對過,就停下了。他們說沒有電了。售票員走了……乘客也都走了。電車空空的停在那兒。在咱們家對過。(笑)我們這兒也不是停車站呀。

索尼經 (一怔)這是怎麼回事,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?

〔大家向巴哥的塞夫望去。〕

馬克辛 (突然向塞力卡恐嚇)我非揍你一頓不可……

克里沃哈茨基 (竭力安慰索尼經)這算不了什麼,索非婭·巴夫洛夫娜。根本就算不了什麼。

塞力卡 為什麼揍我,爷爷?我說的是真話。您自己去看。

馬克辛 為了……為了……(突如其來地)為了你到處亂跑,跑破了鞋底。要記住,可再沒鞋子給你穿了!……(又走到窗前)

塞力卡 (委屈地看了看他的後影,嘟囔着)總是這樣……

索尼經 你吃點東西吧,塞力卡。你想喝茶嗎?

塞力卡 不想喝。媽媽,現在還顧得喝茶?(活潑地)馬爾克·巴戈達諾維奇走了!軍人全都要走。有的把飯車

挂到载重汽车后头，拉着走。饭车里头直冒烟。（哀求地）我出去一趟，妈妈！

索尼娅 哪儿也不许去！寥力卡！

寥力卡 （已经消失）我一会就回来，妈妈。

索尼娅 上哪儿去，上哪儿去，寥力卡？我的操心鬼！（随他跑下去）

六

（克里沃哈茨基走近无线电，撑开。从扩音器里传来华尔兹舞曲。

克里沃哈茨基 （不知是奇怪还是感伤）嘿，你还奏乐呢！

马克辛 （疯狂地）把它堵上，克里沃哈茨基，堵上！

克里沃哈茨基 （拔掉插头）我们是愚蠢的民族，喜爱歌曲。游手好闲！

七

（拉丽沙·达尼洛夫娜上。她焦急不安，手拿一只空提篮。她迈着碎步穿过整个舞台。她没发觉任何人，习惯地喃喃自语。

拉丽沙 原谅我吧，老太爷，我排了四个钟头……现在谁供给我商品呢？今后怎么办呢？（走到通向屋顶小室的楼梯跟前）您才不讲理呢，老太爷，我是技术干部的母亲。是的。我懂得制度。你把我应得的那份给我！（上

樓梯)我在你們面包鋪里买了二十年面包。怎么就沒有面包了呢!(停在樓梯的梯阶上面,甚为震惊,仿佛她剛觉察到周圍的一切)怎么就沒有面包了呢?(发现巴哥的寡夫)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!这回誰来供給我們面包呢?

馬克辛 (小聲地)怎么的?

拉丽沙 来了一伙人……用木板把門釘上了。他們說:以后再沒有面包了。怎么就沒有面包了呢?沒有面包我們可怎么办?

(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急步走近扩音器,按上插头,靜听着。无綫电哑然无声。他用手搖晃扩音器——毫无声息——“你在沉默?”把扩音器举得高高地,送到耳边。

克里沃哈茨基 (安慰拉丽沙·达尼洛夫娜)这是暂时現象,拉丽沙·达尼洛夫娜,小鴿子!……这叫做停业……

馬克辛 (搖晃着扩音器)一声也不响,該死的东西!

拉丽沙 (心平气和地)老太爷,我沒有面包可不能活。缺什么都行,現在我都同意。可是沒有面包怎能行?(自言自语地走进自己的房間)我在这个面包鋪里买二十年面包了。如今怎么了,要天下大乱嗎?(消失)

八

(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仍在搖晃着扩音器。克里沃哈茨基走到他身旁。

克里沃哈茨基 (小声地)沒有動靜?

[靜場。

馬克辛 (把擴音器放回原處)游手好閑，你把俄羅斯給斷送了……

[靜場。克里沃哈茨基走進自己的房間，立刻又轉回來，手拿一瓶伏特卡酒和兩隻高腳杯。

克里沃哈茨基 (把瓶子放在桌子上，緊挨着無線電，斟酒。睜着巴哥的窠夫)來吧?

馬克辛 不是時候。不喝它腦袋就已經發昏了……

克里沃哈茨基 喝酒還講什麼時候。酒，這就是聖水!(喝酒，嘎嘎地叫)它能消愁解悶!(放下杯子)您決定怎麼辦，馬克辛·安得列也維奇? 走嗎?

馬克辛 往哪儿去? 離開我這個小窩，有什麼地方可去?

克里沃哈茨基 沒地方可去? 那也決不能硬等着侵略者進城啊?

馬克辛 (不聽他的)說倒容易——走! 可是這所房子呢? 怎麼，我白蓋它了? 省吃儉用，起早摸黑……單說花在房蓋上的工資，就比你腦袋上的頭髮都多。一發工資——我就修房蓋，修板房，修木籬……

克里沃哈茨基 這倒是真的。(嘆息)唉，千真萬確!……

馬克辛 你想想，我能上哪儿去? 上哪儿去呀?

克里沃哈茨基 俄羅斯的地盤可大着咧……

馬克辛 可是在俄羅斯，我只有一個家! 這個城市在地球上也是獨一無二的。唉! 跟你說這些幹什麼! 你是外

乡客。

克里沃哈茨基（十分得意地）我在这里住了十四年了。老户了。每个市民都知道我。

馬克辛 十四年！可是巴哥的寥夫家，自古以来就住在这里。这里没有你的祖坟，明白了？要是没有祖坟，就不能把这座城算为故土！（轻蔑地）不！……你不是这个城市的亲人……你是外乡客。可是我……

克里沃哈茨基（抱委屈地）您真古怪，馬克辛·安得列也维奇！我正是这里的定居户。您不要忘记，十四年来城里发生的每个事件都少不了我。

馬克辛 这里有您很多笔墨，这一点我不跟您争论。但这里的血汗可是我的……是我的祖先的。我没地方可去。

克里沃哈茨基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走呢？真奇怪！您是本市的名流。老住户。甚至是市苏维埃的代表。倘若德寇闯进来……

馬克辛（唠叨地）代表……代表。我这个代表白费了。现在一切全白费了！……

〔台后突然传来小孩的啼哭声。这是小丽娅列奇卡，她一边哭一边叫妈妈。〕

馬克辛 你瞧……还想走呢！来啦！来啦！（走到门旁）死吧……又死不得。我这条老狗还应当活下去。活下去！你这该死的生活！（下）